



北京的星星

龟井胜一郎著

李芒 祖秉和译

2757

北 京 的 星 星

〔日本〕 龟井胜一郎 著

• 李 芒，祖秉和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封面画：陆志庠

北 京 的 星 星

书号 1795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39,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3 插页 2

196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0.28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CAG 02/13



龟井胜一郎是日本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1907年生于北海道。他现任日本文艺家协会副理事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亚非作家会议日本联络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对日本古代文化、古典和现代文学很有研究，写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其中重要的有《大和古寺风物志》(1943)、《岛崎藤村》(1954)、《太宰治研究》(1956)、《知识分子的肖像》、《日本人的典型》、《现代作家论》等。他曾于1960、1961和1964年三次访问我国。这个集子里的前四篇译自他的《中国纪行》(讲谈社1962年版)一书，另外五篇原载《赤旗报》、《日中文化交流》及我国《世界文学》等报刊。

代 品
現 作
本 学
日 文

新娘子和一匹馬 (小說)

江口渙著 张梦麟譯

天平之薨 (小說)

井上靖著 楼适夷譯

壺井榮小說集

舒暢、肖肖譯

民間故事劇

木下順二著 錢稻孫等譯

作 家 出 版 社

統一書號：10020·1795

定 价： 0.28 元

AG02/13

目 次

北京的星星 (祖秉和譯)	1
革命的搖籃 (以下李芒譯)	17
在历史博物館	25
万里长城和明十三陵	40
魯迅墓	53
民族独立的道路	60
盲圣人	67
精神的健康診察	72
櫻花树下忆友誼，忧虑 日本文化的危机	75

北京的星星

一九六〇年六月，我曾作为日本文学家代表团的一员，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因为那是我初次到国外旅行，印象特别深刻。从香港到深圳，从深圳到广州，铁路沿线盛开着菟丝子的美丽风景，是使人难忘的。不单是菟丝子，南方的花卉都具有浓艳的色彩；在炎热的阳光下，那色彩如同燃烧的烈焰，映入眼帘。

从广州到北京，我作了一次大约五十小时的火车旅行。这相当于从日本的北海道北端到京都的旅程。我凭窗眺望那不断变化的农村风景。由于炎热而散发出蒸气的大地，无边无际地展现在眼前。这和被大海环绕着的小小的岛国风景是迥然不同的。这种景色加深了身临大陆的实感。

我们于六月四日到达北京，下榻新侨饭店三

樓。我住的房間，窗戶面對北京的城牆，到陽台上一看，可以望見高高的崇文門城樓就在左邊很近的地方。我深深感到，我來到了古都北京，恍若突然置身于它的久遠的歷史之中，同時也進入它的新的歷史階段。

一天夜里，吃過晚飯，我獨自一人到附近的街道上去散步。那是連霓虹燈也沒有的、幽靜而樹木繁茂的都市。我走進一個小小的公園，在幽暗的樹蔭底下的椅子上坐下，仰望着北京夜晚閃閃發光的滿天星斗。我確實是好久沒有在大城市的中心仰望過星空了，因為，東京的街道到處布滿了刺眼的霓虹燈和電燈，星星是无法看到的。因為，工廠的煙霧染污了天空的大氣。多少日子以來，我頭一次像這樣仰望清澄的夜空，欣賞着夜間的幽靜。

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急忙回家的人們，三五成羣地從我眼前走過。我不熟悉街道的地图，也不懂中國話。我只是一个來到異邦的旅客。周圍全是不相識的人。

這時，我注意到自己深深地沉浸在不可言狀

的泰然无虑的感觉里。在日本的公园，你要是独自坐在比較幽暗的地方，說不定会遭到盜賊或流氓的光顧，因而使你不得不时刻提心吊胆。可是，在越过深圳境界綫的一刹那，那种担心就全然消失了。在仰望北京夜空的星辰时，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不相識的人們，靜靜地、悠閑地从我的身旁走过去。

这种良好秩序究竟是打哪儿来的呢？突然来到北京的我，在黑夜里，为什么能这样泰然无虑呢？我想，这是十年以来严格的革命教育的結果；但是，这种秩序又絲毫不使人感到拘泥于刻板的形式，而是显得非常自然。在北京逗留期間，我经常思考这个問題。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以及照顾我們日常生活的人們接触时，我有所感触。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自己的国家，又献身于新的国家建設事业的人們具有一种高度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和人民公社以及工厂劳动的人們接触时，我也有所感触。那就是：由于解放才能够过人的生活的人們具有一种安宁感和幸福感。难道不是这两种內心深处的情感，

自然而然地感染了我嗎？

在建設的道路上，即使有許多困難，但是那里却充滿着希望。同時，使我感到安心的根源，是與中國革命的領導人的謙虛精神分不開的。謙虛精神產生高尚的禮貌。這不正是繼承了“禮義之邦”這一古老的傳統嗎？革命必然是正在給這種精神以新的生命。

我感到我是從沉湎於頹廢和享乐的都市東京來到了講求禮貌和紀律的都市北京。“紀律”這個名詞，我是到了工廠和人民公社才具體理解的。再也沒有比那里所提出的“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榮譽讓給別人”這句話更使我感動的了。我想，禮貌的基礎正是這一高尚的道德觀念。

我的所見所聞，範圍比較狹窄，時間也很短促。但是，僅從首都北京夜晚的幽靜、良好的秩序和我體驗到的泰然心情，也足以說明上述的事實了。我的感覺的確是這樣。在我的頭頂上，靜靜地閃爍着北京夜空的群星。

一年過去了。今年六月底我再次訪問了中

国。回顾起来，感到在这一年当中，日本国内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一九六〇年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开始，经过今年三月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东京紧急会议，日中两国人民的心，空前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会议闭幕后，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日本逗留了三个星期，到富士湖、甲府、松本、长野、金泽等处去旅行，游览了镰仓和箱根。在这期间，还到许多日本作家家里去访问，和日本作家欢聚畅谈。这给了日本人多么亲切的印象！直到今天，人们还以怀念的心情互相谈论着。

两千年来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产生的亲密感情，宛如在日本人民心灵深处继续不断地燃烧着的火焰！火焰也许有时几乎要熄灭；但是，从中国到日本来的所有的朋友们，都拨动这个火，使之重新燃烧起来。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亲切的感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同时，在这种亲切的感情里蕴藏着由于日本长期侵略中国而产生的、对中国人民负罪的心情。我要经常重视这一点。日本人民的新礼节从亲切的感情和负罪的心

情中产生出来，进一步形成了保卫亚洲和平的新道德；我相信，至少它们会成为产生新礼节、形成新道德的重要因素。

抱着这种心情，我再次访问了中国。从深圳到广州，沿途盛开的菟丝子已经凋谢。在盛夏烈日般的阳光下，我感到另外一种泰然的心情。去年我是初次访问中国，见到的全是生人，我的心情是紧张的。

但是，这次访问时，我有一种访问亲密友人的国家的安详的感情——也就是说，从亲密中产生的怡然自得的心情。四月底，在东京的羽田机场，我们曾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诸位先生们，在再会声中告别。那时我们已经是亲密的朋友了。

虽说是“再会”，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在还没有恢复邦交的现在，对我们来说，在地理上，中国是一个距离遥远的国家。从中国内地来到日本的朋友们，恐怕也不能预料什么时候能再次访问日本吧？别后再也见不着面的事也是可能的。

我忽然觉得，仿佛是在做梦。四月底离别，仅

仅两个月以后，我又应邀来到中国，在北京机场和朋友们握手。我想起了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诸位在金泽市兼六公园盛开的樱花树下散步的一天。也想起了日本海海滨的沙丘上，残骸累累的内滩美军打靶场。又想起了大家一齐游览富士五湖时仰望富士山的情景。这一切回忆，都和中国朋友们的亲切面孔联系在一起；而相隔不久，我又在北京机场上见到了这些面孔，使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这一次，我们日本文学代表团一行五人，住在北京饭店。相隔一年的时间，我又从窗口眺望以黄色屋顶的故宫、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为中心的北京清洁的街道。稍事休息，和招待我们的中国作家们欢聚一堂时，忽然使我产生一种错觉：这不就是我们在日本一同旅行时曾经住过的旅馆的房间吗？

关于中国的历史，关于造型艺术和许多遗迹，我想知道的很多，想要参观的地方也很多。我对中国的知识，实在是贫乏得很。可是，当我和中国作家相会的时候，却把参观的事给忘了；仅仅是相聚，就已使我快乐而心满意足了。

但是这次的訪問給予我一种强烈的感触。那就是：虽然我們相互之間亲密起来，但是关于对方的作品却毫无所知。現在在日本有了大致完善的《魯迅全集》。中国古典文学的譯本也非常多。可是，解放前后的作品，介紹得实在太少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先生的名字，四十岁以上的日本作家是熟悉的；但是，新一代的作家們却什么也不知道。关于解放后中国工农作家的作品，在日本，除了少数的中国文学专家以外，是完全沒有人知道的。同样，有不少日本作品，在中国也是无人知曉的吧。

翻譯这一工作，虽屬平凡，但很重要。同时，大概沒有比翻譯再困难的了。把中文譯成日文或把日文譯成中文，都容易失去对方語言所具有的含蓄或幽默的微妙之处。这是翻譯一切外文必然遇到的困难。弄錯一点，作品就被歪曲，有时还会发生誤解。

尽管如此，我們必須花費很长的時間来进行这一艰巨工作。这一工作必須成为日中两国文学交流的核心。詩歌的翻譯特別重要，詩歌的譯者

必須是詩人。不，恐怕所有文學作品的翻譯，都可以說是詩人的工作。

不過，即使僅僅通過不大高明的翻譯，或者不通過翻譯，我們也可以聽到對方國家人民的心聲和作家的心聲。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感動人的東西是具有普遍性的，是可以通过直覺領會到的。從這一點使我聯想到一千二百年以來日本人用本國方式誦讀中國詩文的傳統。我們必須發揚這一傳統。

古代的日本人，最初是誦讀中國作品的原作，接着就是在漢字旁標上日本字母來讀，進而譯成日文，再進而把它改成容易為人民大眾所接受的、淺近易懂的東西。這是經過一千年的時間而成熟起來的高度的文學技巧。舉一個例子：

勸君金屈卮，
滿酌不須辭，
花發多風雨，
人生是別離。

于武陵的這首《勸酒》，是自古以來日本人所

喜爱的許多中国詩中的一首。特別是喜爱櫻花的日本人，把“花”字作櫻花解釋。現代的杰出詩人兼小說家井伏鱒二曾这样翻譯這首詩，

請拿起酒杯，
將酒斟滿，
开花時多風雨，
人生就是別離。

用日語讀起來，極其平易，而且和日本人的感情非常貼切。櫻花一開就是一大片，人們高高兴兴地來賞花，而有時一夜風雨，全都凋謝。這時的哀傷情調，在這首詩中很好地表達出來了。在這裡，既寄意人生的短暫無常，又表現了無限深厚的友情和離別的悲傷。這種情調是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愛好的。

十世紀前後，日本人大膽地把漢字加以簡化，改成草寫字母，發明了“平假名”。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從此以後，日本人的表現力進展很快，文字逐漸成了人民大眾的東西。

但是用“平假名”來表達感情，有一個缺點。